

春风里的“你”

芳 纯

看着桌上刚团过来的菲律宾香蕉,价廉物美,又大又甜,心中满是谢意。想起一句歌词:“春风十里不如你。”真的,在这个被封控了五十多个日夜的春天里,只因有你,日常才不那么艰难,春天才真是春天。

你是谁?

从前,我们匆匆来去,在同一栋楼见面也就微微点个头,在我们走过无数遍的路上,来来回回,我们依然是路人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群,也极少有人说说话,在各种头像后面沉默的,是不认识的彼此。

可是现在,群里每天更新几百条信息,分享,求助,安慰,鼓励。我知道了你家有多的米可以分出来,她家有醋可以给你,我家有生粉,你要不要辣椒,奶奶自己做的豆腐乳是石宝寨的川味,大家要不要来两块。我家有些零食,孩子多的你分点去,冰糖都能哄住小孩子的嘴巴了,我家还有,给你点。有没有买卷筒纸的团?我把纸放你家门把手上了。她打开门,看见门口有一盒精美的点心,来自楼上的你。我说家里的葱没了不能做花卷,你马上说,我家有给你拿上,有外科医生帮不能去医院的邻居拆线,有接济奶粉和尿布……

第一次被打动时,“你”是个姑娘。你说打扫卫生的阿姨吃了好几天光面条了,于是好几个人给她们送菜和点心。再一次被“你”打动,“你”是一个个好心人。管控升级,物业要求员工全部住在公司,没有床没有被褥,消息一发出来,物业的沙发上堆满了被子和枕头,干干净净,都是“你”送的。

还有你,物业团队。其中一个代号为“一品红”管家小伙子,每天穿着大白防护服,为大家排忧解难,跑腿送货,没日没夜,无休无眠。风来雨去,送货湿了衣服,湿了鞋子,无暇顾及。以前大家动辄对物业有微词,疫情初始,你就以为居民着想而圈粉无数,大家用积极缴纳物业费来鼓舞你,甚

至有人还要为你介绍女朋友。几百户人家,封控期的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,订购接收都是巨大的工作量,深更半夜还得帮着卸货,你没有半句怨言。有事第一个找你,而你总是迅速回应,及时解决。信任如春树苗茁壮成长,你成了大家的家人。

“你”,还是很多的志愿者,你之前有的是广场舞的大妈,有的是公司的老板、员工,现在我认不出“你”来,“你”有时穿着防护服在帮大家扫码,维持秩序,更多的时候,戴着口罩,逐楼分发物资。

还有你,一栋楼的邻居们,当小区保洁停止工作之后,一家家主动把新拖把拿出来,拿出了消毒水,拿来了酒精纸巾,七拼八凑,打扫的工具齐全了,每家轮流值日时,全家上阵,大人小孩一丝不苟,门厅和电梯焕然一新。这是家的感觉,干净,温暖。

还有你,因为你,我为住在这个小区而倍感骄傲。你起初是一位把自家的一打可乐搬下楼请邻居自取的好心人。第一个取可乐的人用一瓶奶换了可乐,因为他想可能有人需要这瓶奶,很快辣酱、巧克力继续接力。一场无偿的可乐分享,变成了爱心物资置换接龙。有人搬来置物架,精心分成生鲜、干货、日用、饮料多个区域,供需要的人取用。很快,进门大厅变成了一个小型杂货铺。几乎小区每个人都被这件事感动了。事情被传到网上,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,更多的小区效仿,更多人开始关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。在谁也不知道还会面临多大困境的当前,拿出食物助人是需要勇气的,因为那可能是你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
一场疫情见证了一些恶,也照见了很多美,这个春天,很遗憾没法出门看花,但也很喜悦,感受到更多心灵之花的绽放,看见春风里的你,真的很美!

家花在野

谢光明

小时候,跟着祖父上坟祭祖,他经常教育我,说将来长大了,不管是升官发财还是一介布衣,都不能忘本。上完自家的坟,村里男女老少集合起来,还要徒步去十几里外一个叫梅树坑口的村庄祭祖。传说高田村谢氏一世几百年前就是从那里迁徙过来的。

徽州人习惯把溪叫做坑。梅树坑口,一个非常诗意的村名,很容易使人对它充满美好的想象。但我并没有看见过梅树,

只看见村口长着几棵高大的枫香树,树的顶端已经枯烂,爬满了香花岩荳藤。村子不大,通过一座青石板拱桥进村,老墙旧瓦,村里的人茫然地看着我们来了又走了,互相并不认识。往事过于遥远,如今,我们村已经极少有人去梅树村口祭祖。时隔二十多年,今年清明节前夕,我独自骑车去梅树村口,竟忘记了祖

宗坟茔的位置。村庄空无一人,几栋农房木门烂锁,柴棚倾斜,漏着阳光。荒草丛里藏着几只机灵的野猫,一副颓废的破败景象。倒是有两棵老桃树,正开着稀疏的粉红桃花,既空灵,又带来一些烟火气息。

往年这个时候,过往的客人会来主人家喝喝茶,拉拉家常,然后在桃树下拍个照。此时,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,让人心里生出一丝丝伤感。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桃花,它是邻家姑娘,村庄的伴侣。桃树历来为寻常百姓居家首选之树,桃花是家花,从来不是野花,它通俗又风雅。开花时,摇曳的艳丽使四周繁华喧嚣起来。柴米油盐,桃花开落,互相映衬,这就是日子。

村庄成郊野,桃树成野花,因为两树桃花夜夜开在梦里,我竟又惦念起梅树村口这个陌生的村庄。我原本对别人的村庄没有兴趣和感情,不知道是我想起那个村庄的桃花,还是祖宗的魂魄寄寓在桃花,是桃花在想我。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安静又喧闹的村庄,或许,梅树村口也是我的村庄,我是千万桃花中的一朵,永恒地开放。



漫画 解欣欣 作

哑巴伯父

李凤霞

据说太爷爷是位有文化的老中医,但爷爷不善学习,太爷爷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哑巴伯父身上,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说话、写字,直到他四五岁时,才肯接受他是哑巴这一事实。

我小的时候,哑巴伯父总是殴打我可怜的母亲,为了报复他,我和小哥总是躲在黑灯瞎火里给他添乱,把他的鞋袜藏起来,让他找不着;总是在他耳边扯起嗓门尖叫,然后迅速藏起来,让他想打我们,又找不到我们,看着他暴跳如雷的样子,我和小哥就会莫明地开心。

哑巴伯父在我心里就是个坏人,可是,哑巴伯父在放牛回来的时候,总是会“啊啊”地喊着,脸上挂着笑,像变魔术一样,掏出许多山里的果子——野桃子、山楂、猕猴桃……仿佛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庄园,而庄园里盛产的都是我的最爱。

那一年,父亲恢复工作要回单位上班了,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可是母亲却是满面愁容。饭桌上十口人,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,她一个弱女子,还有6个孩子,爷爷本来就不擅长干农活,况且已经老了,剩下的就只有那个“对头”了。母亲将目光转向了哑巴伯父,仿佛那家老小的希望。

“嫩妹,去找哑伯回来吃饭。”每天放学回家,书包还没放下,母亲就在厨房喊我,我嘴上应着,总要在偷吃一口菜后才肯出门,沿着河堤去往叶坳山场的方向,一路竖起耳朵,听牛铃或者砍柴的声音。这段路上行人稀少,顺利的话,就能在河滩、田畈或者山场找到哑巴伯父。农忙时,他在稻场外的田里或者在屋头的地里干农活,喊他时,只需先学着鸡打鸣般尖叫一声,当他抬头寻找声音时,我就冲他比划两下吃饭的动作,任务就完成了。如果哑巴伯父去查家老屋那边山上或者更远的地方砍柴或放牛的话,我就只能是无功而返,然后给他留一点饭菜,等他自己回来吃。

六月天,大山里面风雨来得急,天气变化也快,一会是艳阳高照,一会便是大雨倾盆。牛儿也变得懒洋洋的,总是呆在水塘里不愿意出来,只有牛虻趴在背上吸食血液,牛才会把身子在水里挪动两下,或甩起尾巴驱赶背上的牛虻,哑巴伯父也会时不时拿起扫帚驱赶一下,嘴上还不忘“啊啊”两句,像是在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。这样的天气,哑巴伯父总是早起,割下还带有露水的草回来给牛吃,然后在家里摆弄他那些工具,做些木匠活。我放学回来时,他就会在堂屋冲我嚷嚷,手里拿着还未完工的火炉跟我比划,脸上挂着笑,是自豪的笑。我们家孩子多,火炉自然是最费、最不经用的,个个都被炭火烧了个大窟窿。我们再长大一些,懂事了,发现家里大大小小的饭盆、火桶、桌子、板凳无一不出自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。他不仅给我们家里添置这些必需品,农闲时,也会去帮一些穷苦人家添置,但他从来不收钱,只期待在农忙时换人家一些“工夫”,帮我们家插秧、割稻。

那时母亲和小哥已相继生病,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四人中,只有父亲手脚灵便、头脑活泛。我每次回家,有烤得香喷喷的红薯,有红通通的腊肉,火桶里有旺盛的火,那都是哑巴伯父的功劳。他见了我,总是拉着我的手“啊啊”个不停。每每如此,我都是眼眶湿润。

父母相继去世后,哑巴伯父成了我的另一份牵挂,在我心里,他就是父亲,是我想家时的安慰。如今,哑巴伯父已追随父母和小哥身后去了天堂,想念他们,我只能来到那一堆堆黄土前……

